

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
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
攀獨徃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
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
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
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
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
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已畜何容便
貨況繫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
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
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
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曠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

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爲黃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
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
操願畱不獲于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
又入山岐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
闕因告別昆仲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
操終無傳焉

出集
異記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
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
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
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
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

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中笏悉具之矣此
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

出唐年
補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爲禮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於荆州市有市門監命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肯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賜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爲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

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茵褥致蔽蓆於地與呂生坐
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
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未
就自晦迹于此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羈
旅得無動于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
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
合于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
俛而拱焉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
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
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涓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
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
宜厚貲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

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僕縑二百疋以遺之紫衣
又僕而揖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
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
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
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
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
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涓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
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

出宣室志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
棲輦下齋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
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

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囊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沫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鍾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

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句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

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賁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出墓異記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

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曰吾辟穀無飯與冷答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斲草根食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于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錫投一九藥乃爲金矣傭者燃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賚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

備者出于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備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爲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

出逸史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

何獨不看邪對曰恐尊長要看見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又青州大設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寮將武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即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邈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劔剪割手足剗剔五藏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

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出僊傳拾遺

石曼

有石曼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曼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于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曼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曼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

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聳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先是雷生有癥疾積年旣而求曼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曼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曼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于吳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術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
眞探曠玄機以制鉛汞見之者無不竦敬請於禁中築望
仙臺高百尺以爲駿鸞馭鶴可刻期而往常云飛鍊須得
生銀詔使於樂平山收採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頑石
礦無從而得歸眞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于巖穴俄有老
人杖策而至曰山川寶物蓋爲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真
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請語罷而
出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十丈銀液盆然
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煉至多外人少知其術復
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于役使鬼神會
昌中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
儼善於符籙常取羅浮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

日我師得不建先朝之術比美崇儼乎元長起謝曰臣之
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不
日而至武宗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是今夕當致
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以金盤貯石榴置于
御榻俄有中使進奏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此
類也王瓊妙於祝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封桃杏數株一
夕繁英盡發芳芬穠豔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眞與瓊
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

出列仙
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于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于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

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時開成初也

出宣室志

張士平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歷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人鍬鋪之屬爲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

并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巳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傳

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穎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爲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卽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餼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

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出原化記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即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揚農晦之自長安東遊具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緇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歛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遠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媿耳於是持箒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歛門庭如舊晦之喜即馳馬而去出宣室志

一說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出西陽雜俎

周生

唐太和中周生者廬于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竒生曰吾不為明則妄矣因命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筋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出宣室志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為飛龍衛士善雕木為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揆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為御榻足一履之則麟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

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
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張辭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
氣絕粒好酒耽碁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之乃大
哂命筆題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
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
復朝暮人感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
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
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
阻嘗遊監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競較
力邑令偶見擊之既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令
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
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
郡問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失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
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
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
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
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
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
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噴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
去吾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
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
即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出桂苑叢談

崔言

崔言者隸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辨
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為惡疾勢
不可救因為駱谷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
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為灰大黃九蒸九
曝杵之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七調而服之旬日鬚
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
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
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
則有渠餐之鳥煎以桂醴叢庭之鸚承以蜜渠淇漳之醴
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穗爨以蘭蘇華清夏結鹿以織綺清

崔言

崔言者隸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辨
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為惡疾勢
不可救因為駱谷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
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為灰大黃九蒸九
曝杵之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七調而服之旬日鬚
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
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
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
則有渠餐之鳥煎以桂醴叢庭之鸚承以蜜渠淇漳之醴
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穗爨以蘭蘇華清夏結鹿以織綺清

井水之饗人視時而扣鍾伺食而擊磬言每食輒擊鍾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于壇臺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關而進曰聞君夢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祕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宋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乘仁則天應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也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律抑亦梓慎裨竈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復三清天廚之旨華甍龍袞之服斯固爲陋矣春秋生以賜姓亦緣事顯族乃號爲司星氏至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其事出班

固藝文志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趙廓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爲法犯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爲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躡蹊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爲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爲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爲鼠公從坐翻然爲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

仙傳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太中見帝因向西南嘆之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言火災正符其日又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大爲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郝生遇賊郝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時殿上鍾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

出英別傳

楊由

後漢楊由善占候郡文學掾曾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趨去後主人舍忽有鬪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鳩鬪此鬪兵之象也其言多類此

出後漢書

介象

吳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鱷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鱷

魚作膾

出建康實錄

郭璞

晉陳述字嗣祖有美名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言

出世說新語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玄象算數皆所妙絕武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詵曰推其曆數當無辜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於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

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
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歔而終果如其言穎胃赤斧之
子出談
子數

張子信

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
對坐忽有鵲鳴闔于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
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
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洛且云敕
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勿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出
國典

管輅

魏管輅曾至郭恩家忽有飛鳩來止梁上鳴甚悲切輅云

嘗有客從東來相探候攜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
其言恩令節酒慎燔既而射雞作食箭發從籬間誤中數
歲女子流血驚怖出魏

籌禪師

隋煬帝宴祕書少監諸葛穎於觀文殿帝分御杯以賜穎
乃曰朕昔有籌禪師爲之合諸藥總納一竹筒內取以帽
簪插筒藥中七日乃拔取以對賓客飲酒益至取簪以畫
酒中斷飲一邊盡一邊尚滿以勸賓客觀者皆以爲大聖
稀有之事出大業
拾遺

李淳風

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
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

及期帝候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之對曰尚早
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太史與張
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為南五里當有哭者張
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嘗奏
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
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
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椀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
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
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付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
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
其直及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

出國史與
纂及紀聞

袁天綱

唐則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綱能相士號令相妻楊
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相之謂元慶元爽
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
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舉目一視
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為天下主

出感
定錄

安祿山術士

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唯
見李相則神機棟戰即李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
皆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祿山曰吾安
得見之祿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之驚曰吾
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
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

暫謫居人間也

出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通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
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
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
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
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
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徃城
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
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
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
攻城雲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

瑊李晟奏曰賊鋒旣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能禦及
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
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莫能舉二公酌酒祝詞
曰賊泚包藏禍心竊弄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
脅君將逼城壘某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
靈未泯當使雲梯就蕩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入百其
勇俄而風勢遽迴鼓噪而進火烈風猛煙埃漲天梯燼賊
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國二公勲績
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
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貴効職久未遷超聞桑道茂
善相賁絹一疋凌晨而往時傾信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
之聞李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殺醴情意甚專旣而謂曰他

日建立勳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其言但慙唯而已請回所覘繼換李公身上汗衫仍請於衿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此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決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旣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出劇談錄

鄉校叟

唐宰相竇易直初名祕家貧就鄉校授業而叟有道術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風雪暴至學徒歸不得宿于漏屋下寒爭附火惟竇寢于側夜分叟自扶竇起曰竇祕君後爲人

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蹇驢至開遠人稠路隘城扉將闕公懼勢不可進忽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間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

達

出因話錄

相骨人

唐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

出嘉話錄

田良逸蔣含弘

田良逸蔣含弘

唐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君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悵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塲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霄常有村媪持碧綃襦以奉對衆便服之坐者皆笑不以介意楊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使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階砌着機傍若無人楊言舟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拜謫臨賀尉使候田遺銀器受之

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日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判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榻指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邪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言朴如此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行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廡門外走因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將曰我在此庶伊也多時何敢如是

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於田君即鄰入室平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蛻去蔣次之平亦遊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地蔣之門人陳袞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出因
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錢知微

葫蘆生

葉法善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一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日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

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於田君即鄰入室平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蛻去蔣次之平亦遊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地蔣之門人陳袞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出因
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錢知微

葫蘆生

葉法善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日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

之見進鷄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鷄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鷄子與焉將至手鷄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

出紀聞

泓師

唐張敬之在則天朝每思唐德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其子將道由歷於天官有僧泓師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侍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此兒子意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時有疾甚危殆指訥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永豈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淵必不墜矣皆如其言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

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后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摠填之亦猶人有瘡痂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均皆爲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克復後三司定罪肅宗時以減死論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與賊毀阿奴家事大亂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張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脫死者有知

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
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宜長流遠惡處竟終于
嶺表張均宜棄市更不要苦救這箇也肅宗掩泣奉詔故
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語及戎幕閑談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
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
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宮中
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
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椀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
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
上之爲戲一何虐也出開天傳記

張景藏

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
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
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史出尚書故實

葉法善

唐玄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
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洞照宮室燐煌如晝時尚方都
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繒采爲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
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爲龍鳳虎
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
召來旣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
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爲亞匹上曰師頃嘗遊

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
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
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
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亘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
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
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
涼州將鐵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
因求如意以還法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
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曲法善生
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
卧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
五尺許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歲年永悲羽翼

殆歸哀哉罹殃苦今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懌會稽記
云葛玄得仙後几遂化爲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
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金陵六朝記曰吳帝赤烏
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至今有
煮藥鑛山有洗藥池見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昇
天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
爲火仙吳大帝積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閱素書一卷法
善盡傳符籙尤能厭鬼神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黃白
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
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
也卒謚越國公

出廣德
神異錄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二卦帛
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
如數卜焉錢命著而卦成曰予茲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
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
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
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
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東素
與之釋褐從韋臯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十年
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闢乃微
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

前嘗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是乎闢
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
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嘗漂寓東洛妻即
庶子崔氏女年近三十亦有名富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
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也足齋欲挈家居揚州甚悶
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請者必攜一壺李與崔
各攜酒資錢三鏹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
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
有貴人來顧小童曰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
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
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
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

居參佐橋而李公閑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即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

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塔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滎陽鄭子少貧屢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祿皆達鄭旣欲干祿求婚皆被擯斥以卜者謬已即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未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

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訴詈鄭子異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叙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即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叙寒暄兼言驢事慙謝姑曰小子隔閭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

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鄭厚謝產生攜妻赴任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玉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道安

駱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玉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道安

駱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龕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平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出西陽雜俎

王山人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爲升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白某善按冥數初未之奇因請虛

正寢備几按紙筆香水而已令垂簾靜伺之生與之偕坐于西廡下頃之王生日可驗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出松窓錄

王瓊

唐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盒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出西陽雜俎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讎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

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纜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觀之大駭乃言於王已潛去王悔恨今物色求之不獲

出西陽雜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閩人也德行法術爲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慎無喧動乃扃戶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輒至離鄉

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子遺殆盡時果未熟乃有鄰里小兒攀緣採摘契元護惜咄叱會無應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同歸猶拾何苦掛意也又曾居條山鍊藥乃亦思一遊忽已至矣恣意歷覽遍窮巖谷道流曰日色晚可歸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鳴騶導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陽官不宜避陰官但遵路而行須臾前導數輩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諦視之乃僕射馬總時方爲刑部尚書素善契元馬亦無恙與契元晤心獨異之日已夕矣遲明即詣開化坊訪馬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奕因留連竟日而旁察辭氣神色曾無少異私怪其故有頃聞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給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術者中朝奉道

者多歸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閩人也能于入靜日多神遊
諸岳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
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
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
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泐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
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
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
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
岸以纆繫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
悉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
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即與僕輩陰于林下糴
餼什具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于土官
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僮僕
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
利兵瞻顧睚眦言語兇謾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
矣觀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
破碎萬物俱沒溷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
曾不傷急而乃矚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
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遠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
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
候廻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
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

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
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
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
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
之因難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
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
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遠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
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
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
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
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墀暮
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
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
奸靈數以罪狀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
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爲難恕便行
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
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
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
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

賈耽

唐宰相賈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於
陰陽象緯無不洞曉有村人失牛詣桑園師卜之卦成國
師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于巾帽篋中爾但候朝
時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請公詰之具以上者語告公

公於馬上笑爲發巾笥取式盤據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採取之村叟逕詣三門上見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繫之食草草次是盜牛者家

田錄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即不得盜情而術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公浚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則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

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即命吏卒縛之於梟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即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雁眉美髯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駭于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于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即臨以兵刃械繫甚堅召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嘔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攬一鼠沖飛而去晉公驚駭良

久終無奈何

出集異記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即王武侯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脇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

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尚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出北夢瑣言

石旻

唐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暑月獵者進一兔錢命作湯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擊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請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也

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慈恩僧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今來謁大喜給卹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授之一日偶詣慈恩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年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閒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為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克料卿祗應取輕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慈恩僧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今來謁大喜給卹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授之一日偶詣慈恩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年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閒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為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克料卿祗應取輕

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
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
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逢喪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
何事稱意喜色克溢趙不之對延齡愠詈而去云看此老
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
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
趙憬身爲宰相豈請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爲人所稱說
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
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
無言他日延齡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却
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
焉出綱

朱悅

唐鄂州十將陳士明幼而俊健常鬪鷄爲事多畜於家始
鷄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其毛色時里有道者朱翁
悅得縮地術居於鄂築室穿池環布果藥手種松桂皆成
十圍而未嘗遊於城市與士明近鄰爲佑因與之遊而士
明褻狎於翁多失敬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丘吾
戲試爾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
歸取鷄聞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
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
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詎敢復爾因垂涕翁乃釋之
後故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中戍於巴丘遂
別朱翁出廣德神異記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救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州縣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沿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聞滉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滉云不會相負何得如此即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白衣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車幣爲公夜著占之穆乃畱韓年命并自畱年命明日令妹夫襄往請卦王謂襄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

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把著即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遂巡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臯羣等求解皆莫敢爲出言者時滉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諭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滉未及通聞閣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質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

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陽書與穆

出異聞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會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

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駁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

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却迴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頗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言之父也

出異聞集

軒轅集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鄜離京日病足願甚及罷已三載矣而唐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軒轅集醫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

出感定錄

杜可筠

唐僖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酒肆巡座求飲亦不見醉人有憐與之酒又終不多飲三兩杯即止有樂生旗亭在街西常許或陰雨往他所不及即約請此率以爲常一旦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旣已嚙損即須據物陪前人樂不喜其說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爲鼠嚙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徵當可盡此室宇末無鼠

矣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杜屬秦彥畢師鐸重
圍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糧故也後孫儒渡江乃寓毗陵犯
夜禁為刃死傳其劍解矣出桂苑
纂談

許建宗

唐濟陰郡東北六里左山龍興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
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穢甚色如血鄭還古曰可以同譚之
及窺其井曰某與回此水味何如還古及院僧曰幸甚遂
命朱甌紙筆書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後院
風雨黯黑還古於牖中窺之電光間有一力夫自以釣索
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泊四電光則失之矣及旦
建宗封其井三日後甘美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意建
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術求終不獲後去

太山不知所在出傳
興記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
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北鄰隱攻曆筭仍精
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
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
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脩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
化為丘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脩曰此地更變且無定
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
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
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温以為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温曰
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果密

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
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君奪之
以趙匡明爲畱後大梁代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
環所據而威望不著郎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
署武信王高季昌自潁州刺史爲荆南兵馬畱後下車日
擁數騎至沙頭郎軍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
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
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
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温克脩
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驗必
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
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遠果在茲乎北

言
夢瑣

趙尊師

無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
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有妖
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
粧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即先知姓
名瓊迺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
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
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
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
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請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
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即却歸於按上出野人
開誌

權師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死卜至於邪魅鬼怪隱伏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僵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師之親曰郭九舅豪俠強梁積金甚廣妻卧病數年將不濟召令卜之閉目而言曰君堂屋後有伏屍其數九遂令斫之依其尺寸獲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贈錢百萬却而不受強之方受一二萬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於民家瞑目輪十指云筭天下死簿數其遐邇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鄉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焉人有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為牒閻罪山免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訖張以含胎馬奔奉之巫曰神只許其母子即奉還以俟異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筭盡者應期而歿惟張行儒免之及北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為和尚云此馬曾為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為人延筭者不少為人掘取地下隱伏者亦多言人筭盡者不差舛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馬資財遍山盈室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岳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无斨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周隱克

唐道士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手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云我有疾須卧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虛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岳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无斨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周隱克

唐道士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手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云我有疾須卧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虛



儻交下不自持笑曰與相公爲戲也蓋飲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於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今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祿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婦女於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不傳人出逸史

陳休復

唐李當鎮興元褒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誕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狎卒遽都腐敗所司收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李驚異不敢復問一日愛女暴亡妻追悼成疾無能瘳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陳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裳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幅憶失聲而哭亡魂倏然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夢瑣言

費雞師

唐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

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
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
海爾將病令袒而負尸以筆再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墨
跡遂透著背焉出西陽雜俎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
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
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
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曰病即病矣死即
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
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
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

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
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
緡吞一九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
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功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
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紳其藥用海
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
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
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出此夢

強紳

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強紳妙於戒尤精雲氣屬王氏初
併秦鳳張黃於通衢強公指而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
數員又曰并汾而來悠悠梁蜀後何爲哉於時蜀兵初攻

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強曰秦王久思妄動非四海之主雖然死於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刺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爾後大鹵與王鳳翔不羈秦王今終王氏絕祚果叶強生言有鹿盧躡術自云老夫耄矣無人可傳其書藏在深隱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開樹皮發蠟緘取出一通絹書選吉辰以授為強媼止之謂孫少年矣慮致發狂俾服膺三年方議可石出北夢瑣言

彭釘筋

唐彭濮間有相者彭剋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為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出北夢瑣言

崔无斃

偽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眾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懼其禍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覺楊坐不果去而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蜀士